

作家频道

一夜新凉是立秋

王溱

炎炎烈日，人们期望天快快凉下来。

大暑之后盼立秋，只有立秋过后，天才会慢慢变得舒服，惬意。古代文人将立秋分为三候：候凉风，候白露，候蝉鸣。吴藕汀有诗：檐果栏花落叶惊，瑶池仙种正滋荣。立秋欲试鸣虫候，砚北先听蝈蝈声。

早上雾气弥漫的现象立秋后还很明显；蝉在秋风中不停地鸣叫也历历在耳；然而最盼的凉风，却迟迟未见到来。“一夜新凉是立秋”只不过是人们的期盼与愿望而已。

其实酷热与凉爽的分界线还真不一定就是立秋。“秋老虎”的余威不仅局限在江淮、江南和华南等南方地区，华北、黄淮等北方地区，也毫不逊色。小时候就常听大人说，咱们青岛的“秋老虎”厉害，比大伏天都要热。果然，立秋后30℃的温度一连好几天，热的人们只想泡在水里才过瘾。

气候变得越来越不正常，有多种原因。科技发展得太快，废气排泄得太多，必然破坏大自然的正常平衡。作为“报复”，正常的天气就会变得不正常，说起来这也算是“正常”。此时人们如果再依照传统，一味继承老祖宗留下的“遗训”来对待现实，显然就要吃“大亏”了。最明显的例证，坊间说青岛是避暑的圣地，夏天根本不用开空调，连电扇都用不上。这话搁在几十年前一点不夸张。那时的夏天，一到晚上凉风就轻轻吹来。吃过晚饭，拿个小马扎子，或者凉席，找个有风口马路牙子上一坐，一躺，舒服极了。而如今，别说风口上根本就没风，就是海边吹来的风也不都是凉的——潮热的燥人，摸一把都是黏黏的。

然而不管怎样，立秋之后，气候还是开始在悄然转变，广袤的大地上不断有了新的变化。

“秋”字在甲骨文里像一只“蟋蟀”，“蟋蟀”是秋季有代表性的昆虫，遍地都能看到。它很喜欢鸣叫，声音响亮。而它的叫声跟“秋”的音节很相似，因此古人辨别秋季的到来，有时就以蟋蟀的鸣叫声为准。昆虫成熟的时节，也是大自然收获的季节。各种庄稼从繁茂成长，趋向成熟结果。《尔雅》：“秋为收成”；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：“秋，揪也，物于此而揪敛也”；《说文解字》对“秋”解释：“秋，禾谷熟也”。秋季确实是丰收的日子，田地里玉米、花生、水稻、小麦、地瓜、谷子、高粱、芝麻、红豆、绿豆，好一幅“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”的壮丽景象。再看山坡上，沙地里，湖泊中，百合、秋葵、菱角、莲藕、栗子、西红柿、胡萝卜、山楂、橘子、火龙果、番石榴、葡萄、红枣竞相争红斗艳，春华秋实，硕果累累。真乃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”。

城市秀场

观鸟杂记

张毅

胶洲湾海面开阔，北部海岸有多条河流入海，河流形成大片湿地，附近有许多种鸟类。它们随季节变化，不断在这里聚集，并常有上万只鸟一起飞翔的场面。

海鸥是青岛海边常见的鸟，它们飞翔时会发出“啊啊”的叫声，并且不断变换姿势，在空中形成不同图案的“鸟浪”。杜甫有诗曰：“江浦寒鸥戏，无他亦自饶。”“几群沧海上，清影日萧萧。”海鸥是候鸟，冬天来临之前，它们自欧洲、阿拉斯加及北美洲西部迁徙而来，聚集在胶洲湾一带的海岸线越冬。它们喜欢低空飞翔，群集于食物丰盛的海域，以昆虫、软体动物、甲壳类及蠕虫为食。据说，海鸥还是海上航行的安全“预报员”，船在海上航行，常因不熟悉水域环境而触礁、搁浅，或因天气突然变化而发生海难事故。有经验的海员都知道，海鸥常落在浅滩、岩石或暗礁周围，群飞鸣噪，这对航海者无疑是发出提防撞礁的信号。

海鸥还有沿港口飞行的习性，每当航行迷途或大雾弥漫时，观察海鸥飞行方向，可作为寻找港口的依据。如果海鸥贴近海面飞行，那么天气一定是晴好的，如果它们沿着海边徘徊，天气将会逐渐变坏，而如果海鸥离开水面高高飞翔，或者聚集在沙滩上或岩石缝里，则预示着风暴即将来临。海鸥之所以能预见暴风雨，是因为它们的骨骼是空心管状的，这不仅便于飞行，又很像一个小型气压表，能灵敏地感觉气压的变化。天气转暖后，海鸥会离开青岛，飞回到欧洲以及北美洲繁殖。

鸟有神性，除去在居住地飞翔、生存外，它们每年秋冬会按固定的路线迁徙，迁徙是鸟一生重要的内容，这是它们命运决定的。

青岛是候鸟迁徙的中途栖息地，秋天常看见几千只聚集而成的燕群，这是它们迁徙的前奏。燕子迁徙时由于飞翔的速度快，所以多在白天迁徙，在途中边捉食物边躲避天敌，这时候，时常可以看到成群燕子栖息在沿途的电线上。燕子渡海时多选择海岛连绵的路线，从一个岛屿飞向另外一个岛屿，借以节省体力。但飞越辽阔的大海时，它们必须要用最快的速度前进，飞越大海是燕子迁徙途中最危险的旅程。

插图
阿古

生活印记

夏日听蝉鸣

姜宝凤

常言道：花开一春，蝉鸣一夏，落叶一秋，霜雪一冬。

无蝉鸣，不夏天。炎炎夏日，声声蝉鸣，可以说蝉是夏日里最热烈的歌者。伴随着烈日酷暑，它把盛夏颂唱得沸腾而欢乐。天气越热，蝉鸣越响，仿佛它们的聒噪是能够对抗炎夏夏日的唯一方式。

蝉鸣嘹亮，穿透了炙热的空气，时而尖锐激越，呈排山倒海之势；时而温婉缠绵，如一曲悠扬的民乐合奏，婉转缥缈，不绝如缕；时而清脆明亮，仿佛清泉水在山石上淙淙淌流，让人有一种“蜕于污秽枝头站，远望浮生看世间”的感觉。

我童年的夏天，是从一声蝉鸣开始的。那时候生活在农村，树上刚刚传来时有时无的蝉鸣时，我和小伙伴们就开始了摸蝉蛹的行动。蝉蛹，在我们当地俗称“知了猴”。天一擦黑，这些在地下蛰伏了多年的小精灵，便纷纷破土钻出地面，爬到树上，完成生命最后的旅程。蝉的蜕变过程，宛如一幅鲜活的画卷，展现出无尽的美丽和生命力。我们小孩子之所以喜欢摸蝉蛹，不仅仅是为了好玩，更为了一饱口福。毕竟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，孩子们能吃上几个香喷喷的油炸蝉蛹，也算是十分难得了。当然，夏天还有最让我感到难忘的是，夜晚躺在大街的竹席上乘凉，奶奶坐在旁边摇着蒲扇给我驱赶着蚊虫，扇着凉风。我则一边倾听着铿锵有力的蝉鸣，一边仰望着星光璀璨的苍穹，多少次我在陶醉中沉沉地睡去……

古往今来，文人雅士以蝉为题吟诗赋词，或借物抒情，或托物言志，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。初唐诗人虞世南在《蝉》一诗中写道：“垂缕饮清露，流响出疏桐。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。”这是一首托物寓意的诗，既赞扬了蝉的高洁，又表达了作者洁身自好的清高志向和品格，是咏物的经典，千百年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；南朝梁诗人王籍，才华横溢，但抑郁不得志，但因其《入若耶溪》一诗中“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”两句运用反衬手法，以“蝉噪”和“鸟鸣”来烘托树林和山间的幽静，极其深刻传神，是千古传诵的名句，被誉为“文外独绝”；“明月别枝惊鹊，清风半夜鸣蝉。”读着宋代词人辛弃疾《西江月·夜行黄沙道中》这首轻快活泼的词，仿佛被作者带到了朦胧月色中的旷野，只觉清风习习，迎面拂来。“万树鸣蝉隔岸虹，乐游原上有西风”“风蝉旦夕鸣，伴叶送新声”“高蝉多远韵，茂树有余音”，盛夏时节，手握一卷书，静坐在树荫下，闭目凝神听蝉鸣，真是一种惬意的享受！

其实，蝉作为“昆虫音乐家”“大自然的歌手”，无论是低吟浅唱，还是引吭高歌，都是对生命弥足珍贵的一种执着礼赞。蝉不甘一生波澜不惊的岁月，展开生命的全部热情，带着毕生的追求与梦想，在高树枝丫间鸣唱，让自己的一生完美释放。所以说，蝉用歌声倾吐心中的一切，也让我们对人生多了一份思索和感悟，对生活多了一些体味与宽容。

故而，夏日听蝉鸣，听的是一种“蝉”意，养的是一种“禅”心，育的是一种情怀。